



老妈的剪报之乐

□ 王阿丽

那天,我回娘家看望父母,见老妈坐在沙发上,茶几上摆着一堆报纸、几个本子,还有一瓶胶水。老妈戴着老花镜,手持一把剪刀,正认真地剪着报纸。

我问:“妈,您这是要重操旧业,准备剪鞋样做鞋吗?”老妈放下剪刀,取下老花镜,神秘地摇了摇头。“那是要干啥呀,练手指的灵活性吗?”我又问。老妈“噗”地笑了出来:“你爸有痛风病,我记得有份报纸上登过痛风病人的饮食要点,就想找出那份报,可怎么也找不着。我就寻思着,这以后看到合我‘口味’的文章,就把它剪下来,粘贴在本子上,以后可以随时翻阅。”

“剪报?妈,您这个方法好,我支持!”“我没别的爱

好,就喜欢看报纸,虽然网上也有,但我还是觉得报纸实在。”

从此,老妈把每天看的报纸上心仪的文章剪下来,粘贴到本子上,还精心分了好多类:保健类、膳食类、亲子类、旅游类等。她在每个剪报本上都留出五六页纸,用来做目录,还将每一页都标了页码,方便以后查找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发现老妈的剪报工具更新了,美工刀代替了剪刀,双面胶代替了胶水,还有钢尺、打码机和一块四边用胶布裹着的长方形玻璃。老妈说:“用剪刀剪报纸,边不直,我在装裱店里看到师傅裱画的工具不错,就买了这些工具试试了,还真不错。你看现在剪下来的形状多规整。”看着老妈精心制作的剪报本,我伸出大拇

指,给她点了一个大大的赞。

剪报为老妈开启了晚年生活的另一扇门。她沉醉在报纸的墨香中,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天下事,从膳食营养版面学会了食物搭配,在旅游版面中游览祖国的绿水青山。

在老妈的每日营养搭配下,老爸的痛风病有一年多没犯了。我的过敏性鼻炎也是根据老妈剪下来的文章上提到的方法治好的。邻居来串门,也都愿意看一看老妈的剪报本。渐渐地,老妈家成了老朋友聚会学习的场所,老妈也成了美食、保健、养生讲解员。

看着老妈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,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。我早就想好了,再帮老妈多订几份报,让她的资料来源更多一些,也让她的剪报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乡间书场

□ 东黎

从前,乡下也有很多热闹事,我记忆最深的,除了唱大戏和吹糖人,就是乡间书场。

阿信家和我家门挨门,阿信三天两头在书场给乡亲们说书。只要他一开口,准能把人逗笑或说哭,准能把乡亲们的魂勾到书里去。只可惜,阿信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,为了让他有口饭吃,父母把阿信送到外地学说书。阿信勤奋,脑子又灵,很快就学成了。我们村在山旮旯里,书场上有了品古论今的阿信,乡亲们的乡村生活就热闹多了。那些日子,每到夏季吃过晚饭,阿信就夹着胡琴,在别人的引导下,来到村东头一片平整的树荫下。这里树冠如伞,是阿信说书论道的书场。阿信一坐下来,便有人递上茶水,阿信浅浅地抿上一口,清清嗓子,支起胡琴,乡村的夏夜便生动起来。小村庄里总有迟到的人,他们一听到悠扬的胡琴声,丢下手里的事儿就往书场赶。阿信精神头一抖,一段开场白之后,直奔主题。

阿信天生高嗓门,别看他眼睛失明,说起书来气势夺人,把书里的故事说得生动又富想象力。说到精彩处,乡亲们屏息凝神,竖起耳朵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
阿信说《花木兰》,花木兰替父从军,纵横疆场,好生英气。说着说着,小村庄里的农家妇女也都坐不住了,

爱家爱国的情一下子高涨起来。她们虽然天天泡在泥土里,可谁不想当英雄,显豪气,立大功?

阿信说《武松传》,把武松说得活灵活现。醉打蒋门神一段,阿信慷慨激昂,武松的侠义、豪情活脱脱地表现出来。乡亲们听得如痴如醉,感觉真解恨。

阿信还说《梁祝》《天仙配》,直说得情深深、思绵绵、怨悠悠。这些经典的凄美爱情故事,阿信一一传达给了乡亲们。阿信说的书很多,乡亲们百听不厌。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《岳飞传》中的英雄人物,阿信轻轻一点拨,就走到了乡亲们的心里去。村里的书场,是乡亲们的最爱。

我是个听书迷,阿信说的书让我长知识,还能懂道理。七里八村常把阿信请过去,我挨村跟着听。我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感兴趣,一回到家,就用铅笔头记在一个小本子上,三天两头翻出来揣摩一番,真是有味道。《刘胡兰》对我震动很大,小年纪连杀头都不怕。做个小英雄,这样的想法从小就在我心里扎了根。那些经典故事和历史人物,在阿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都深刻地印在了我脑海里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间书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,还是一场场生动难忘的历史课,影响着一个个朴实勤恳的庄稼人。

“间歇式”孝顺

□ 李秀芹

女儿打电话来说,她生日那天要请我去看《你好,李焕英》,电影票那么贵,我不打算去看,于是回复:“你有请我看电影的那份心,不如平时少让我生点气……”

我话还没讲完,老伴夺过电话说:“你妈嘴上一套,心里一套,别听她的。她早盼着要去看这场电影了,另外再买一张,我也想去看看。”

这老头子,竟然“越级”表态,我刚想数落他几句,他忙笑呵呵地说:“女儿有那份心就得成全。”

“她这是‘间歇式’孝顺,逢年过节给我买点礼物就算孝敬我了?平时老和我顶嘴,我说一句她有八句等着我。孝顺孝顺,顺者为孝,她倒好,总嫌我唠叨。儿子也是这样,逢年过节又是给钱又是送东西,不年不节时想见一面都难,没有一个让我顺心的。”

老伴听我唠叨完,开导我说:“‘间歇式’孝顺也是孝顺呀。子女都有工作,有小家,经济和精神上压力都比咱们大。看他们每天忙得和陀螺似的,不能随叫随到,也可以理解。自己养的孩子,还不了解吗,你闺女就是脾气大,在单位戴着假面具工作,在家若还夹着尾巴,岂不是累死啦。”

老伴倒是佛系,万事都想得开。既然答应了去看电影,只好奉陪。女儿早安排好了,看完电影再请我们吃西餐,然后还要请我和老伴去做足疗。都是自家人,破费啥呀。我刚想拒绝,老伴悄悄对我说:“女儿好不容易放松一天,别毁了她的兴致。”

细想,我对父母的孝心又何尝不是“间歇性”的,年轻时忙于工作忙于家庭,好不容易休息一天,还有一大堆家务活等着突击处理。去娘家走一趟,屁股还没坐热就得走,只有节日才专心陪伴父母一天,还总觉得自己太忙,来日方长。

老伴感慨:“我算参透了子女孝顺的节奏,想出了应对之策。咱把平日要子女做的事情都写下来,节前告知他们一一办妥,当做过节子女孝敬我们的礼物。一年中节日那么多,让‘间歇式’孝顺延续不断,这也是过节的意义所在。”

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,八成女儿过生日要请我看电影这事儿,也是老伴让女儿做的。他从电影开播就想看了。不过,老伴这些心机用在“间歇式”孝顺的子女身上,也算双赢。

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_bf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

雪落大地

□ 张修东

雪,悄无声息,下得凡来。

打开记忆的影像,小雪,总是趁着黑夜,怕被人发现似的,轻叩房门,轻扫大街,轻抚枯枝,轻划落叶,轻拍窗扇……这些,与熟睡的人儿都无关。与梦同步的雪花,严丝合缝地遍洒,直至将一切都覆盖才肯罢休。

火炬公园平整的道路上,雪落无隙,孩子们崭新的棉鞋上沾满雪的影子。

再看树上,残留的树叶从来就喜欢亲昵雪花,提早预备了凹凸凸凸的样子,被飘落的雪花裹得严严实实,

抓得紧紧的,不愿放手。树杈静静等待着,伸长了臂膀迎接雪花,结果呢,雪花却嬉笑着从它身边溜走。它们挑逗般掠过树杈,跌落到大地上,无可奈何地等待阳光的照射。树叶上的雪则翘首期待着孩童的摇树呐喊,实现素雪落地的心愿。

雪一落下来,不等它们喘息,就被低矮的冬青接住、擒住、捂住。雪落无隙,雪花的到来,给整个世界换了银装。这个世界悄悄隐藏在雪中,小心翼翼注视着外面的变化。雪花荡涤了尘埃,随着阳光的到来终将慢慢隐退。